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九回 闖虎穴美媛故人雙解難

詩曰： 已作凌雲賦，那堪志未酬。  
看花幾失路，醉酒復為仇。  
直道今誰是？孤懷夜獨愁。  
秋風情太薄，偏老驢驢裘。

話說紅生到京，遍尋沈西苓不見。一日要到八旗營內探問，忽在一家酒肆門首經過，遂進店中沽飲。一連消了兩壺，不覺醺醺沉醉。算還了酒錢，踉踉蹌蹌取路回寓。祇見路旁有絕大的花園一座，仔細一看，原來園門半掩，便挨身進內。但見四圍翠竹成林，桃李相間，中間樓房三帶甚是齊整。正遊玩時，祇見秋千架後有一美人，年方及笄，貌極妖嬈，同著幾個使女在那裏折花。一見紅生，就轉過牡丹亭去。紅生注目良久，也隨至牡丹亭，卻不見那美人。祇見亭內琴書筆硯，色色俱備。紅生乘著酒興磨墨濡毫，題一絕句於壁云：

宿雨初收景物新，醉中何幸遇芳春。  
桃花仿佛天臺路，羨殺盈盈花下人。

寫畢，步出亭來。再欲徘徊細玩，忽遠遠聽見喝道之聲從外而至。內中一人，緋袍大帽，擁著許多帶刀員役，大踏步的踱進來了。紅生急欲趨避，早被那官兒瞧見。大喝道：“這廝怎生在我園內，手下快與我拿住。”紅生此時酒尚未醒，欲待上前分訴，奈模模糊糊莫能措語，竟被那人役痛打了一頓。那官道：“這分明是個奸細，不可釋放。且帶在一邊，待我明日細細詳審。”手下一聲答應，就把紅生一推一扯，鎖在正堂左側廂房裏面。紅生初時酒醉，被鎖鎖著，即沉沉睡去。及至黃昏時分，其酒漸漸醒來，摸著項上卻有一條絕大的鐵鏈鎖緊。心下慌張，罔知所以。祇見一老嫗，手中拿著白米飯半盂並魚肉各二碗，遞與紅生，道：“此是我家小姐好意送與你充飢的。”紅生仰首直視道：“你是何等人家，敢拘禁我在此？”老嫗笑道：“你這郎君，兀自不知。北京城內外哪個不曉得這個所在，是俺家總督團營老爺的別墅，敢有這等擅闖的麼？我小姐為見你斯文俊雅，不是無賴之輩，故特命老身送飯與你。又著我傳諭手下員役，明日老爺審問時，叫他們大家幫襯，從寬發落。這也是你的福分，邀得我家小姐這等見憐。”語罷竟自去了。紅生聽了這一番說話，心上十分懊悔。沒來由闖此橫禍，似此孤身客邸，料想沒人搭救的了。一夜淒惶，不消細說。

次日飯後，早有三四個兵丁如狼虎的一般，把紅生橫拖直拽，一直帶到中堂階下。須臾，鼓聲三響，祇見那總督身穿大紅暗龍馬衣，兩邊兵役各執利械，吆喝喝喝的坐出堂來。原來這總督就是鎮守吳松的魯元文。為因剿寇有功，升授團營總兵。當下出堂坐定，左右就把紅生卸了鎖鏈，當面跪下。魯元文厲聲喝道：“你這廝，無故闖入我家園內，意欲何為？”紅生哀稟道：“念紅文晚乃是吳郡生員，為因求取功名，來至京都。昨晚實係酒醉冒犯，並無別意，望乞老大人電情寬恕。”魯元文微微冷笑，道：“分明是一個奸細，還敢說甚麼生員。叫左右的，把那廝夾起來。”階下一聲應諾，就把紅生拖下階沿，將要上刑。祇見管門的手持一個紅柬，慌忙稟說：“有兵部項老爺拜見。”魯元文便站起身來，道：“且帶在一邊。”

遂趨至儀門，接著一位官長進來。紅生偷眼一看，那官兒恰似沈西苓模樣。正欲叫喊，又住口道：“既是西苓，為何又說項老爺？倘或不是，如何是好。”停了一回，祇見那項兵部一眼瞧著紅生，甚有顧盼之意。紅生便想道：“雖不是西苓，也該過去分辨一個曲直。”遂大著膽等待他賓主坐定，便叫起出來。那項兵部聽見，親自下階細驗，認得是紅生。大驚道：“賢弟在家讀書，為何卻到這所在？”更不待紅生回話，即叫隨役：“扶起了紅相公。”便向魯元文道：“此乃小弟故人紅玉仙，是個飽學秀才，不知有甚冒犯處，卻被老先生拘審？”魯總督道：“這人是昨晚在花廳上親獲的，不是奸細即係白撞，老先生不要認錯了。”沈西苓脆然道：“同學好友，安有認錯之理？就有不是之處，也該發到有司官審理。”便叫隨役：“把紅相公好好送到衙內，不得有違。”隨役聽見吩咐，登時扶擁著紅生而去。魯元文憤憤不平，道：“此人即係良善，也該待我問個明白，怎麼擅自奪去。”沈西苓道：“那些武弁聽憑指揮。他是秀才，祇怕老先生也奈何他不得。”遂即起身作別，驟馬而歸。

紅生已先在署中，當下坐定，就把前後事情備細述一遍。沈西苓再三安慰道：“花三雖則被獲，那贓物並無實證。據我看來，決係仇家買囑了王守備，設謀陷害。今既來京，料想也沒事了。至如魯元文別墅，吾兄原不該擅闖，以後切須謹慎為主。”紅生唯唯稱謝，因問道：“適纔兄到魯府，那門役稟稱兵部項老爺，這是何故？”沈西苓道：“原來兄尚未知，那嘉興項工部是我舊交。自從分袂進京，虧得他青目，祇說是項家子弟隨在任所。所以頂了項姓，獲中了一名鄉試。後又是他營謀，得補兵部員外郎之職。前已著人齎信報兄，奈因流寇阻梗，半路回轉，不及遞上。”紅生道：“恭喜兄仁鵬程遠舉，使弟聞之，殊為忭快。所恨小弟命途多蹇，一事無成。今雖幸遇仁兄，尚無安身之地，如之奈何？”沈西苓道：“吾兄大才，何患功名不就。祇要著意揣摩，以圖高捷便了。”當晚置酒敘闊，飲至更闌而散。次日收拾書房，力勸紅生精心肄業。怎奈心緒不寧，容顏漸瘦，不覺厭厭成疾。時作詩詞以自遣。其略云：

悶坐對斜陽，愁殺秋容到海棠。風日端催太驟，鴛鴦。楚水吳山各一方。雁落白雲鄉，足上無書空斷腸。路隔天臺今已矣，淒涼。後日相思後日長。

——右調《南鄉子》

枝頭鶯語溜，葉底蜂簧奏。登樓恰值花時候。樓中人在否？樓中人在否？相思情厚，寂寞雙眉皺。夢隔楚山雲岫，可憐贏得腰肢瘦。海棠開似舊，海棠開似舊。

——右調《東坡引》

且把紅生按下不題。單說魯元文因沈西苓擅行發放，便大怒道：“忤耐小項這般欺我麼。此人分時是個奸細，他偏認做故人，竟自放了去。這樣放肆，怎好讓他。待我尋個破綻算計他一番，纔雪我這口惡氣。”一日適值項工部設宴，邀請部屬各官。沈西苓與魯元文也都在席上。酒至數巡，內中有奉承勢利的，向著魯元文一拱，道：“前日老總翁征服泖湖水寇，弟輩不知詳細，望乞賜教一二。”魯元文道：“列位先生若不厭煩，小弟願陳其概。前奉簡書征那泖寇時，祇因王彪不諳軍務，以致輸了一陣。後來是俺奮勇直上，遂斬首五百餘級，又倒戈而降者，共三百餘人。我想如今寇盜猖獗，原要有些武略方能濟世安民。所以干戈交接之時，原用不著這詩云子日的。”說罷，祇聽得滿座唯唯稱是，獨有沈西苓忿然道：“小弟是吳郡人，前台翁剿寇時，亦曾與聞其詳。祇聞官兵敗了一陣，又聞殺害百姓五百餘人，卻不曉得台翁原有這般克捷。”魯元文聽說，默然不語。沈西苓又道：“詩云子曰，雖是用他不著的，然從來武以平亂，文以治世。難道馬上得天下，就可在馬上治天下乎。故漢高祖有言，追殺獸兔者狗也，發縱指示者人也。”魯元文登時變色，道：“你比我作狗麼？”沈西苓笑道：“弟不過援述先言，豈敢以狗相比。”項工部亦笑道：“善謔兮不為虐兮。”

於時一座大笑，便將巨觥各勸沈、魯一杯。既而席散，沈西苓回到署中備細與紅生說知此事，因歎息道：“以敗作功，欺君誤國，莫此為甚。吾豈肯與那廝共立朝端，意欲出本彈劾，兄意以為何如？”紅生力勸道：“此人奸黨布滿中外，兄當相時而動，不可直言賈禍。”沈西苓道：“我豈不知，祇為身居郎署，安肯虛食君祿而鉗口不言，使豺狼當道乎？”紅生又再三勸住。於時科考已過，已是七月中旬。沈西苓對著紅生道：“兄若早至京師，這一名科舉可以穩取。今場期已近，意欲與兄營謀入監，則易得與試。但須數百金方可料理，弟愧囊空，不能全為周助，為之奈何。”紅生道：“弟乃落魄之人，無一善況。即使進場，亦萬無中式之理。但承仁兄厚愛，真出自肺腑，敢不領命。前幸花神救拔時又蒙指點，拾得黃金五十餘兩，一路到京，所用不多。其餘現在篋內，乞兄持

去為弟打點。倘或仰藉台庇，僥幸一第，則仁兄厚恩，與生我者等也。”沈西苓即日與紅生援例納賞，入了北監。隨又謀取了一名科舉。

光陰瞬息，俄而又是八月初旬。紅生打點精神進場與試。及至三場畢後，候至揭曉，已中五十二名舉人。沈西苓把酒稱賀，紅生再三謝道：“皆託仁兄洪福，得邀朱衣暗點。雖則一第，不足為榮。然家貧親老，姻既未諧，又遭仇難。若非僥幸此舉，幾無還鄉之日矣。”自此紅生另尋了一個寓所。又過兩日，喫了鹿鳴宴，謝了房考座師，正欲差人歸家報捷。適值科場賁緣事發，紅生以臨場入監，惟恐有人談論，終日杜門不出，連沈西苓亦為他懷著鬼胎。忽一日，沈西苓早朝已罷，來到政事堂議事。祇見江南都堂一本，為湖寇事。其略云：

湖寇唐雲，近復擁眾萬餘，出沒於太湖松泖間，以致商賈不通，生民涂炭。臣屢檄守鎮將士及地方官，督兵會剿，而皆畏縮不前，並無斬獲。此實總兵將領，漫無方略，而縱寇玩兵之所致也。臣竊謂，萑符不靖，則必人民鳥獸，南畝荒蕪。夫既民散田荒，則錢糧何從征辦。而兵餉因以不足。故今日之急務，以剿寇為第一。而剿寇之法，務宜洗盡根株，此實國家重事。不得不據實奏聞，伏乞聖恩裁奪。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。

沈西苓見了本章，向著咎元文笑道：“前聞老台翁說，湖寇唐雲已經剿者剿、撫者撫，洗靖根株矣。今何湖泖間仍復跳梁如故，豈即是前日之唐雲，抑別有一個唐雲耶？”咎元文漲得滿面通紅，大怒道：“汝輩腐儒祇會安坐談論，豈知我等忘身為國，親冒矢石，為著朝廷出力何等辛苦，乃敢橫肆訊議耶。”遂拂袖而出，心下十分銜恨。連夜倩人做就本章，要把沈西苓劾奏。

要知所劾何事？下回自見。